

儿,对我来说,是换了个角度学英语”。

王燕宁至今忘不了她教的第一个班。那个班的学生都是中国人,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,职业五花八门。当天她走进教室,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气息,一种同根同宗同族同血脉的气息,这气息给了她极大的鼓励,让她忘却了第一堂课的紧张。

多年了,王燕宁班的课总是那么活跃、轻松,笑声朗朗。学生们用学到的不多的单词,讲述自己的国家,讲述自己的故事。阿尔巴尼亚七十多岁的老人讲霍查、毛泽东、马克思;伊朗学生讲战争、讲死亡;中国学生讲中国国旗为什么是红色的,一位老中医站起来,严肃地用中文说:“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。”不同国籍的同学们似乎都理解了中国国旗的鲜艳和庄严。

谁都知道,ESL班的学生,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,有的班因为学生少了而关闭。“9·11”那个特殊时期,每个班都多少发生了些变化,而王燕宁的班,只走了一个学生。教育管理部门感到奇怪,来电话问:“你是不是填错了表,为什么没有记录离开的人?”“就是没有走的呀。”她

说。管理人员问:“你给学生施了什么魔法?”

王燕宁的英文名字(Jenning)是个现在进行时,她说:“听起来好像我一直在忙碌。是不是太劳累了?想改个名字了,但还没想好。”也许是和年轻人相处,也许是工作得心应手,也许是她完成了从必然王国达至自由王国的过渡而重获自由,17年后的王燕宁看上去实在太年轻了,身材依然修长,黄金分割恰到好处,难怪当年有3次机会进入歌舞团和话剧团。她的劳累,并没有写在脸上。

王燕宁的故事讲完了,似乎意犹未尽,如果再说点什么的话,就是:母语,虽说不是与生俱来,但也是溶化在血液中的一种东西,它不能与你同生,却必然与你同死;像一块市布浸在染缸里,想不白不蓝不红不黑……都不行,泡得越久,着色就越牢实。在母语成为你的一部分的时候,再学习非母语,就如同在已经着色了的白布蓝布红布黑布上……再染一层色,会怎么样?也许,非此非彼,乱了章法;也许呢,迷彩朦胧,别具一番斑斓,像王燕宁善长的扎染,像她扎染后的围巾、长裙,穿戴上,在人群中,总是那么醒目耀眼。■

## 东瀛“三曲”

文 / 刘素烜

日本的“三曲”(Sankyoku),并不是三首曲子,而是一种日本古典器乐演奏的艺术形式。这里的“曲”是指乐器,简单地说,“三曲”就是三种乐器进行合奏的意思。三种乐器中,箏和三味线是固定的,第三种乐器是胡弓或尺八。

箏和三味线是日本传统音乐中最重要的弦乐器。前者为伏弦,后者为抱弦。箏,即日本箏,日文是 Koto,公元7世纪,由中国十三弦唐箏随雅乐传入日本。三味线,即日本三弦,日文是 Shamisen,公元16世纪时,中国三弦经琉球群岛传入日本。与中国三弦不同的是,三味线是用拨子来弹拨的,而不是用手指弹奏。最先传入日本的箏是作为合奏乐器在乐队中使用的,后与其他乐器为《催马乐》等声乐曲伴奏,尽管公元9世纪,日本遣唐留学生藤原贞敏将箏独奏曲从中国带回,但依然没有改变箏的合奏、伴奏地位,直到16世纪末,真正意义

上的箏独奏曲出现,这一情况才改变。三味线是较晚传入日本的,也是多用于伴奏。元禄时期(1688~1704),箏演奏家生田检校(1655~1715)将三味线的演奏技法运用到日本箏上,并在三味线曲中加入箏,收到很好的效果。箏的音色柔和,风格清新,有一种静雅之美;三味线的音色硬朗,说唱性强。

“三曲”中加入的第三种乐器在早期是胡弓。胡弓(Kokyuu),以弓来拉,是日本乐器中唯一的弓弦乐器,最早可溯源至西亚,沿丝绸之路,较晚传入日本,时间大约是16世纪末。江户时期开始,胡弓就被尺八取代,形成了现在“三曲”的格局,“三曲”也由此奠定了自己的古典地位。尺八(Shakuhachi),是一种用竹子根端制成的竖笛类乐器。它长约54.4厘米,刚好是一尺八寸,名称由来于此。作为以抒情见长的尺八,由于它的加入,不仅使三曲在音色上更有对比,

更有层次,而且从旋律上也更能抒发出日本民族的情怀。

“三曲”中常常加入人声歌唱,歌唱的内容有很多是与四季和自然景物有关,从很多曲名就可见一斑,如《秋之露》、《四季之眺望》、《春之海》。歌唱的诗句,优美动听,文学性很强。

在日本音乐中,“三曲”属于都市传统音乐,介于雅俗相间,是日本古典音乐的代表。它的形式,有点类似于西洋室内乐中的三重奏,好像是三位老朋友坐在一起倾心交谈。同样的场景,在中国古典音乐中也有类似的丝竹合奏形式。在早先,“三曲”中三种乐器常齐奏同样的旋律,现在,发展为演奏独立的曲调,形成了新的音响效果。音色既互为补充,又互为交织,更具浓郁的日本风情。“三曲”,体现了日本人追求静雅的品性,展示了日本文化独特的魅力。

倾听东瀛“三曲”,犹看扶桑画卷! ■